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馮夢龍全集

警世通言

2

2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馮夢龍全集

魏同賢 主編

警世通言

目錄

可一主人評
無礙居士較

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一
第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二三
第三卷	王安石三難蘇學士	二四
第四卷	杓相公飲恨半山堂	二六
第五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二五
第六卷	俞仲舉題詩遇上皇	二六
第七卷	陳可常端陽仙化	二八
第八卷	崔待詔生死冤家	二九
第九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二五
第十卷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二五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二五
第十二卷	范鰵兒雙鏡重圓	二五

第十三卷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一七〇
第十四卷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一八〇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一九六
第十六卷	小夫人金錢贈年少	二一八
第十七卷	鈍秀才一朝交泰	二三九
第十八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	二四三
第十九卷	崔衙內白鷄招妖	二五三
第二十卷	計押番金鰲產禍	二六六
第二十一卷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二八一
第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甌笠	三〇一
第二十三卷	樂小舍拚生覓偶	三三一
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難逢夫	三三三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三七三
第二十六卷	唐解元一笑姻緣	三七七
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鬧華光廟	四〇八
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四一八
第二十九卷	宿香亭張浩遇鶯鶯	四四七

第三十卷	金明池吳清逢愛	四七
第三十一卷	趙春兒重旺曹家莊	四七一
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四八三
第三十三卷	喬彥傑一妾破家	五〇〇
第三十四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五一六
第三十五卷	況太守斷死孩兒	五三七
第三十六卷	皂角林大王假形	五五〇
第三十七卷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五六一
第三十八卷	蔣淑真刎頸鴛鴦會	五七七
第三十九卷	福祿壽三星度世	五八九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六〇〇

附錄一 書房識語
附錄二 叙

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浪說曾分鮑叔金，誰人辨得伯牙琴？

於今交道奸如鬼，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論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牙。他兩箇同爲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以爲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之，薦爲齊相。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幾樣名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知心，聲氣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聽在下說一樁俞伯牙的故事。列位看官們，要聽者，洗耳而聽，不要聽者，各隨尊便。正是：

知音說與知音聽，不是知音不與談。

話說春秋戰國時，有一名公，姓俞名瑞，字伯牙，楚國郢都人氏，即今湖廣荊州府之地也。那俞伯牙身雖楚人，官星却落於晉國，仕至上大夫之位。因奉晉主之命，來楚國脩聘。伯牙討這箇差使，一來是箇大才，不辱君命，二來就便省視鄉里，一舉兩得。當時從陸路至於郢都。朝見了楚王，致了晉主之命。楚王設宴款待，十分相敬。那郢都乃是桑梓之地，少不得去看一看墳墓，

會一會親友。然雖如此，各事其主，君命在身，不敢遲留。公事已畢，拜辭楚王。楚王贈以黃金采段，高車駟馬。伯牙離楚一十二年，思想故國江山之勝，欲得恣情觀覽，要打從水路大寬轉而回。乃假奏楚王道：「臣不幸有犬馬之疾，不勝車馬馳驟。乞假臣舟楫，以便醫藥。」楚王准奏。命水師撥大船二隻，一正一副。正船單坐晉國來使，副船安頓僕從行李。都是蘭橈畫槳，錦帳高帆，甚是齊整。羣臣直送至江頭而別。

只因覽勝探奇，不顧山遙水遠。

伯牙是箇風流才子。那江山之勝，正投其懷。張一片風帆，凌千層碧浪，看不盡遙山疊翠，遠水澄清。不一日，行至漢陽江口，時當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偶然風狂浪湧，大雨如注，舟楫不能前進，泊於山崖之下。不多時，風恬浪靜，雨止雲開，現出一輪明月。那雨後之月，其光倍常。伯牙在船艙中獨坐無聊，命童子：「焚香爐內，待我撫琴一操，以遣情懷。」童子焚香罷，捧琴囊置於案間。伯牙開囊取琴，調絃轉軫，彈出一曲。曲猶未終，指下「刮刺」的一聲響，琴絃斷了一根。伯牙大驚，叫童子去問船頭：「這住船所在是甚麼去處？」船頭答道：「偶因風雨，停泊於山脚之下，雖然有些草樹，並無人家。」伯牙驚訝。想道：「是荒山了。若是城郭村莊，或有聰明好學之人，盜聽吾琴，所以琴聲忽變，有絃斷之異。這荒山下，那得有聽琴之人？哦，我知道了，想是有仇家差來刺客，不然，或是賊盜伺候更深，登舟劫我財物。」叫左右：「與我上崖搜檢一番。不在柳陰深處，定在蘆葦叢中。」左右領命，喚齊衆人，正欲搭跳上崖。忽聽得岸上有人答應道：「舟中大人，不必見疑。小子並非奸盜之流，乃樵夫也。因打柴歸

晚，值驟雨狂風，雨具不能遮蔽，潛身巖畔。聞君雅操，少住聽琴。「伯牙大笑道：『山中打柴之人，也敢稱「聽琴」二字！此言未知真偽，我也不計較了。左右的，叫他去罷。』那人不去，在崖上高聲說道：『大人出言謬矣！豈不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大人若欺負山野中没有聽琴之人，這夜靜更深，荒崖下也不該有撫琴之客了。』伯牙見他出言不俗，或者真是箇聽琴的，亦未可知。止住左右，不要囉唆，走近艙門，回嗔作喜的問道：『崖上那位君子，既是聽琴，站立多時，可知道我適纔所彈何曲？』那人道：『小子若不知，却也不來聽琴了。方纔大人所彈，乃孔仲尼歎顏回，譜入琴聲。其詞云：「可惜顏回命蚤亡，教人思想鬢如霜。只因陋巷簞瓢樂，」到這一句，就斷了琴絃，不曾撫出第四句來。小子也還記得：「留得賢名萬古揚。」』

伯牙聞言，大喜道：『先生果非俗士，隔崖寫遠，難以問答。』命左右：『掌跳，看扶手，請那位先生登舟細講。』左右掌跳，此人上船，果然是箇樵夫。頭戴簪笠，身披草衣，手持尖擔，腰插板斧，腳踏芒鞋。手下人那知言談好歹，見是樵夫，下眼相看②。「咄，那樵夫！下艙去，見我老爺叩頭。問你甚麼言語，小心答應。官尊着哩。』樵夫却是箇有意思的，道：『列位不須粗魯，待我解衣相見。』除了斗笠，頭上是青布包巾，脫了簪衣，身上是藍布衫兒，搭膊拴腰，露出布襯下截。那時不慌不忙，將簪衣、斗笠、尖擔、板斧，俱安放艙門之外③。脫下芒鞋，纏去泥水，重復穿上，步入艙來。官艙內公座上燈燭輝煌。樵夫長揖而不跪，道：『大人，施禮了。』俞伯牙是晉國大臣，眼界中那有兩接的布衣。下來還禮，恐失了官體，既請下船，又不好叱他回

去。伯牙沒奈何，微微舉手道：「賢友免禮罷。」叫童子看坐的。童子取一張杌坐兒置於下席。伯牙全無客禮，把嘴向樵夫一弩，道：「你且坐了。」你我之稱，怠慢可知。那樵夫亦不謙讓，儼然坐下。伯牙見他不告而坐，微有嗔怪之意。因此不問姓名，亦不呼手下人看茶。默坐多時，怪而問之：「適纔崖上聽琴的，就是你麼？」樵夫答言：「不敢。」伯牙道：「我且問你，既來聽琴，必知琴之出處。此琴何人所造？撫他有甚好處？」正問之時，船頭來稟話：「風色順了，月明如畫，可以開船。」伯牙分付：「且慢些！」樵夫道：「承大人下問，小子若講話絮煩，恐擔誤順風行舟。」伯牙笑道：「惟恐你不知琴理。若講得有理，就不做官，亦非大事，何況行路之遲速乎！」樵夫道：「既如此，小子方敢僭談。此琴乃伏羲氏所琢，見五星之精，飛墜梧桐，鳳皇來儀。鳳乃百鳥之王，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非醴泉不飲。伏羲以知梧桐乃樹中之良材，奪造化之精氣，堪爲雅樂，令人伐之。其樹高三丈三尺，按三十三天之數，截爲三段，分天、地、人三才。取上一段叩之，其聲太清，以其過輕而廢之。取下一段叩之，其聲太濁，以其過重而廢之。取中一段叩之，其聲清濁相濟，輕重相兼。送長流水中，浸七十二日，按七十二候之數。取起陰乾，選良時吉日，用高手匠人劉子奇斲成樂器。此乃瑤池之樂，故名瑤琴。長三尺六寸一分，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前闊八寸，按八節；後闊四寸，按四時；厚二寸，按兩儀。有金童頭，玉女腰，仙人背，龍池，鳳沼，玉軫，金徽。那徽有十二，按十二月；又有一中徽，按閏月。先是五條絃在上，外按五行金木水火土，內按五音宮商角徵羽。堯舜時操五絃琴，歌《南風》詩，天下大治。後因周文王被囚於羑里，吊子伯邑考，添絃一根，清幽哀怨，謂之文絃。後

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添絃一根，激烈發揚，謂之武絃。先是宮商角徵羽五絃，後加二絃，稱爲文武七絃琴。此琴有六忌，七不彈，八絕。何爲六忌？

一忌大寒，二忌大暑，三忌大風，四忌大雨，五忌迅雷，六忌大雪。何爲七不彈？

聞喪者不彈，奏樂不彈，事冗不彈，不淨身不彈，衣冠不整不彈，不焚香不彈，不遇知音者不彈。

何爲八絕？總之清奇幽雅，悲壯悠長。此琴撫到盡美盡善之處，嘯虎聞而不吼，哀猿聽而不啼。乃雅樂之好處也。「伯牙聽見他對答如流，猶恐是記問之學。又想道：「就是記問之學，也虧他了。我再試他一試。」此時已不似在先你我的稱了。又問道：「足下既知樂理，當時孔仲尼鼓琴於室中，顏回自外人。聞琴中有幽沉之聲，疑有貪殺之意。怪而問之。仲尼曰：「吾適鼓琴，見貓方捕鼠，欲其得之，又恐其失之。此貪殺之意，遂露於絲桐。」始知聖門音樂之理，入於微妙。假如下官撫琴，心中有所思念，足下能聞而知之否？」樵夫道：「《毛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大人試撫弄一過，小子任心猜度。若猜不着時，大人休得見罪。」伯牙將斷絃重整，沉思半晌。其意在於高山，撫琴一弄。樵夫贊道：「美哉洋洋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伯牙不答，又凝神一會，將琴再鼓。其意在於流水。樵夫又贊道：「美哉湯湯乎，志在流水！」只兩句道着了伯牙的心事。伯牙大驚，推琴而起，與子期施賓主之禮。連呼：「失敬失敬！」石中有美玉之藏。若以衣貌取人，豈不悞了天下賢士！先生高名雅姓：「樵夫欠身而答：「小

子姓鍾，名微，賤字子期。「伯牙拱手道：『是鍾子期先生。』子期轉問：『大人高姓，榮任何所？』伯牙道：『下官俞瑞，仕於晉朝，因脩聘上國而來。』子期道：『原來是伯牙大人。』伯牙推子期坐於客位，自己主席相陪。命童子點茶，茶罷，又命童子取酒共酌。伯牙道：『借此攀話，休嫌簡褻。』子期稱「不敢」。童子取過瑤琴，二人入席飲酒。伯牙開言又問：『先生聲口是楚人了，但不知尊居何處？』子期道：『離此不遠，地名馬安山集賢村，便是荒居。』伯牙點頭道：『好箇集賢村。』又問：『道藝何爲？』子期道：『也就是打柴爲生。』伯牙微笑道：『子期先生，下官也不該僭言，似先生這等抱負，何不求取功名，立身於廊廟，垂名於竹帛，却乃賣志林泉，混跡樵牧，與草木同朽，竊爲先生不取也。』子期道：『實不相瞞，舍間上有年邁二親，下無手足相輔。採樵度日，以盡父母之餘年。雖位爲三公之尊，不忍易我一日之養也。』伯牙道：『如此大孝，一發難得。』二人酒杯酬酢了一會。子期寵辱無驚^⑥。伯牙愈加愛重。又問子期：『青春多少？』子期道：『虛度二十有七。』伯牙道：『下官年長一句。子期若不見棄，結爲兄弟相稱，不負知音契友^⑦。』子期笑道：『大人差矣。大人乃上國名公，鍾微乃窮鄉賤子，怎敢仰扳，有辱俯就！』伯牙道：『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下官碌碌風塵，得與高賢結契，實乃生平之萬幸。若以富貴貧賤爲嫌，覩俞瑞爲何等人乎！』遂命童子重添爐火，再爇名香，就船艙中與子期頂禮八拜。伯牙年長爲兄，子期爲弟。今後兄弟相稱，生死不負^⑧。拜罷，復命取燉酒再酌。子期讓伯牙上坐。伯牙從其言。換了杯筯，子期下席。兄弟相稱，彼此談心叙話。正是：

合意客來心不厭，知音人聽話偏長。

談論正濃，不覺月淡星稀，東方發白。船上水手都起身收拾篷索，整備開船。子期起身告辭。伯牙捧一杯酒遞與子期。把子期之手歎道：「賢弟，我與你相見何太遲，相別何太早！」子期聞言不覺淚珠滴於杯中。子期一飲而盡。斟酒回敬伯牙。二人各有眷戀不舍之意。伯牙道：「愚兄餘情不盡，意欲曲延賢弟同行數日，未知可否？」子期道：「小弟非不欲相從，怎奈二親年老，「父母在，不遠遊。」」伯牙道：「既是二位尊人在堂，回去告過二親，到晉陽來看愚兄一看，這就是「遊必有方」了。」子期道：「小弟不敢輕諾而寡信。許了賢兄，就當踐約①。萬一稟命於二親，二親不允，使仁兄懸望於數千里之外，小弟之罪更大矣。」伯牙道：「賢弟真所謂至誠君子。也罷，明年還是我來看賢弟。」子期道：「仁兄明歲何時到此？小弟好伺候尊駕。」伯牙屈指道：「昨夜是中秋節，今日天明，是八月十六日了。賢弟，我來仍在仲秋中五六日奉訪。若過了中旬，遲到季秋月分，就是失信，不爲君子。」叫童子：「分付記室，將鍾賢弟所居地名及相會的日期，登寫在日記簿上。」子期道：「既如此，小弟來年仲秋中五六日准在江邊侍立拱候，不敢有誤。天色已明，小弟告辭了。」伯牙道：「賢弟且住。」命童子取黃金二笏，不用封帖，雙手捧定道：「賢弟，些須薄禮，權爲二位尊人甘旨之費。斯文骨肉，勿得嫌輕。」子期不敢謙讓，即時收下。再拜告別，含淚出艙，取尖擔挑了簑衣斗笠，插板斧於腰間，掌跳搭扶手上崖。伯牙直送至船頭，各各灑淚而別。

不題子期回家之事。再說俞伯牙點鼓開船，一路江山之勝無心觀覽，心心念念，只想着知音

之人。又行了幾日，舍舟登岸。經過之地，知是晉國上大夫，不敢輕慢，安排車馬相送。直至晉陽回復了晉主，不在話下。

光陰迅速，過了秋冬，不覺春去夏來。伯牙心懷子期，無日忘之。想着中秋節近，奏過晉主，給假還鄉。晉主依允。伯牙收拾行裝，仍打大寬轉，從水路而行。下船之後，分付水手，但是灣泊所在，就來通報地名。事有偶然，剛剛八月十五夜，水手稟復，「此去馬安山不遠。」伯牙依稀還認得去年泊船相會子期之處。分付水手，「將船灣泊，水底拋錨，崖邊釘橛。」其夜晴明，船艙內一線月光，射進朱簾。伯牙命童子將簾捲起，步出艙門，立於船頭之上，仰觀斗柄。水底天心，萬頃茫然，照如白晝。思想去歲與知己相逢，雨止月明。今夜重來，又值良夜。他約定江邊相候，如何全無蹤影，莫非爽信！又等了一會，想道，「我理會得了。江邊來往船隻頗多。我今日所駕的不是去年之船了。吾弟急切如何認得。去歲我原爲撫琴驚動知音，今夜仍將瑤琴撫弄一曲，吾弟聞之，必來相見。」命童子取琴桌安放船頭，焚香設座。伯牙開囊，調絃轉軫，纔汎音律，商絃中有哀怨之聲。伯牙停琴不操。「呀，商絃哀聲淒切，吾弟必遭憂在家。去歲曾言父母年高。若非父喪，必是母亡。他爲人至孝，事有輕重，寧失信於我，不肯失禮於親，所以不來也。來日天明，我親上崖探望。」叫童子收拾琴桌，下艙就寢。伯牙一夜不睡。真箇巴明不明，盼曉不曉。看看月移簾影，日出山頭。伯牙起來梳洗整衣，命童子携琴相隨，又取黃金十鎰帶去。「儻吾弟居喪，可爲賻禮。」踴躍登崖，行於樵徑，約莫十數里，出一谷口。伯牙站住。童子稟道，「老爺爲何不行？」伯牙道，「山分南北，路列東西。從山谷出來，兩頭都是大

路，都去得。知道那一路往集賢村去？等箇識路之人，問明了他，方纔可行。」伯牙就石上少憩。童兒退立於後。不多時，左手官路上有一老叟，髯垂玉線，髮挽銀絲，簪冠野服，左手舉簪杖，右手携竹籃，徐步而來。伯牙起身整衣，向前施禮。那老者不慌不忙，將右手竹籃輕輕放下，雙手舉簪杖還禮道：「先生有何見教？」伯牙道：「請問兩頭路，那一條路往集賢村去的？」老者道：「那兩頭路，就是兩箇集賢村。左手是上集賢村，右手是下集賢村。通衢三十里官道。先生從谷出來，正當其半。東去十五里，西去也是十五里。不知先生要往那一箇集賢村？」伯牙默然無言，暗想道：「吾弟是箇聰明人，怎麼說話這等糊塗！相會之日，你知道此間有兩箇集賢村，或上或下，就該說箇明白了。」伯牙却纔沈吟。那老者道：「先生這等吟想，一定那說路的，不曾分上下，總說了箇集賢村，教先生沒處抓尋了。」伯牙道：「便是。」老者道：「兩箇集賢村中，有一二十家莊戶，大抵都是隱遁避世之輩。老夫在這山裏，多住了幾年，正是一土居三十載，無有不親人。」這些莊戶，不是舍親，就是敝友。先生到集賢村必是訪友，只說先生所訪之友，姓甚名誰，老夫就知他住處了。」伯牙道：「學生要往鍾家莊去。」老者聞鍾家莊三字，一雙昏花眼內，撲簌簌掉下淚來，道：「先生別家可去，若說鍾家莊不必去了。」伯牙驚問：「却是爲何？」老者道：「先生到鍾家莊要訪何人？」伯牙道：「要訪子期。」老者聞言，放聲大哭道：「子期鍾徽乃吾兒也，去年八月十五採樵歸晚，遇晉國上大夫俞伯牙先生。講論之間，意氣相投，臨行贈黃金二笏。吾兒買書攻讀，老拙無才，不曾禁止。且則採樵負重，暮則誦讀辛勤，心力耗廢，染成怯疾，數月之間，已亡故了。」伯牙聞言，五內崩裂，淚如湧泉，大叫

一聲，傍山崖跌倒，昏絕於地。鍾公用手攙扶，回顧小童道：「此位先生是誰？」小童低低附耳道：「就是俞伯牙老爺。」鍾公道：「元來是吾兒好友。」扶起伯牙甦醒。伯牙坐於地下，口吐痰涎，雙手捶胸，慟哭不已。道：「賢弟呵，我昨夜泊舟，還說你爽信，豈知已爲泉下之鬼！你有才無壽了！」鍾公拭淚相勸。伯牙哭罷起來，重與鍾公施禮。不敢呼老丈，稱爲老伯，以見通家兄弟之意。伯牙道：「老伯，令郎還是停柩在家，還是出瘞郊外了？」鍾公道：「一言難盡。亡兒臨終，老夫與拙荆坐於卧榻之前。亡兒遺語囑付道：『脩短由天，兒生前不能盡人子事親之道，死後乞葬於馬安山江邊。與晉大夫俞伯牙有約，欲踐前言耳。』老夫不負亡兒臨終之言。適纔先生來的小路之右，一丘新土，即吾兒鍾徽之冢。今日是百日之忌，老夫提一陌紙錢，往墳前燒化。何期與先生相遇！」伯牙道：「既然如此，奉陪老伯就墳前一拜。」命小童代太公提了竹籃。鍾公策杖引路，伯牙隨後，小童跟定。復進谷口，果見一丘新土，在於路左。伯牙整衣下拜：「賢弟，在世爲人聰明，死後爲神靈應，愚兄此一拜，誠永別矣！」拜罷，放聲又哭，驚動山前山後，山左山右，黎民百姓，不問行的住的，遠的近的，聞得朝中大臣來祭鍾子期，迴繞墳前，爭先觀看。伯牙却不曾擺得祭禮，無以爲情。命童子把瑤琴取出囊來，放於祭石臺上，盤膝坐於墳前，揮淚兩行，撫琴一操。那些看者，聞琴韻鏗鏘，鼓掌大笑而散。伯牙問：「老伯，下官撫琴，弔令郎賢弟，悲不能已，衆人爲何而笑？」鍾公道：「鄉野之人，不知音律。聞琴聲以爲取樂之具，故此長笑。」伯牙道：「原來如此。老伯可知所奏何曲？」鍾公道：「老夫幼年也頗習，如今年邁，五官半廢，模糊不懂久矣。」伯牙道：「這就是下官隨心應手，一曲短

歌以弔令郎者。口誦於老伯聽之。」「鍾公道，「老夫願聞。」伯牙誦云。

「憶昔去年春，江邊曾會君。今日重來訪，不見知音人！但見一抔土，慘然傷我心。傷心傷心復傷心，不忍淚珠紛！來歡去何苦，江畔起愁雲。子期子期兮，你我千金義，歷盡天涯無足語，此曲終兮不復彈，三尺瑤琴爲君死！」

伯牙於衣袂間取出解手刀，割斷琴絃，雙手舉琴，向祭石臺上，用力一摔，摔得玉軫拋殘，金徽零亂。鍾公大驚，問道，「先生爲何摔碎此琴？」伯牙道：

「摔碎瑤琴鳳尾寒，子期不在對誰彈！」

春風滿面皆朋友，欲覓知音難上難。」

鍾公道，「原來如此，可憐可憐！」伯牙道，「老伯高居，端的在上集賢村，還是下集賢村？」鍾公道，「荒居在上集賢村第八家就是。先生如今又問他怎的？」伯牙道，「下官傷感在心，不敢隨老伯登堂了。隨身帶得有黃金二鎰，一半代令郎甘旨之奉，一半買幾畝祭田，爲令郎春秋掃墓之費，待下官回本朝時，上表告歸林下。那時却到上集賢村，迎接老伯與老伯母，同到寒家，以盡天年。」吾即子期，子期即吾也。老伯勿以下官爲外人相嫌。」說罷，命小僮取出黃金，親手遞與鍾公，哭拜於地，鍾公答拜，盤桓半晌而別。

這回書，題作《俞伯牙摔琴謝知音》。後人有詩贊云，

勢利交懷勢利心，斯文誰復念知音！

伯牙不作鍾期逝，千古令人說破琴。